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古今事文類聚别集卷十五

宋　祝穆　撰

禮樂部

禮（儀禮附）

羣書要語禮者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也（語注）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易卦）謙以制禮（係辭）曲禮曰毋不敬（曲禮）道德仁義非禮不成教諭正俗非禮不備分争

辨訟非禮不決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禮不定宦學事師非禮不親班朝治軍涖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禱祠祭祀供給鬼神非禮不誠不莊曲禮夫禮者所以定親疏決嫌疑別同異明是非曲禮夫禮自卑而尊人富貴而知好禮則不驕不淫貧賤而知好禮則志不懾曲禮禮釋回增美質措則正施則行禮器先王之立禮也有本有文忠信禮之本也義理禮之文也無本不立無文不行同上禮者猶體也禮有大有小有顯有微經禮三百曲禮三千

其致一也同上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禮運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詩禮義廉耻謂之四維管牧民

詩句頗聞延諸儒破訟作時禮由谷

古今事實

祭祀之禮

禮太古之時燔黍捭豚汙尊抔飲猶可以致敬鬼神

嫁娶之禮

伏羲始制嫁娶以儷皮為禮本記

軍賓之禮

黄帝與蚩尤戰于涿鹿可為軍禮九牧倡教可為賓禮通用

三代之禮

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

秩宗典禮

帝曰咨四嶽有能典朕三禮天地人僉曰伯夷帝曰俞咨伯汝作秩宗夙夜惟寅直哉惟清

周公制禮

周公制禮作樂而天下大服明堂位

修五禮

舜修五禮注吉凶軍賔嘉舜典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注公侯伯子男五等之禮天叙有典勑我五典五惇哉

孔問禮

孔子謂南宫敬叔曰吾聞老聃博知古今通禮樂之原明道徳之歸則吾師也吾將往矣敬叔與俱至周問禮於老聃家語老子搥提仁義滅絶禮學吾無取焉耳揚子

愛禮存羊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

叔孫綿蕝

漢王已并天下諸侯共尊皇帝於定陶羣臣飲爭功或

拔劍擊柱上患之叔孫通說上願召魯諸生與臣弟子共起朝儀於是召魯諸生三十餘人魯兩生不肯行曰禮樂所由起百年積德而後可興吾不忍為通笑曰若真鄙儒不知時變遂與其弟子百餘人為綿蕞野外習之月餘通曰上可試觀上曰吾能行此乃令羣臣習肄會長樂宮成諸侯以次奉賀自諸侯王以下莫不震恐肅敬以尊卑次起上壽觴九行謁者言罷酒御史執法舉不如儀者輒引去無敢諠譁失禮者帝曰吾乃今日

知皇帝之為貴也

議禮如聚訟

曹褒上疏具陳禮之本章帝拜褒侍中班固言京師諸儒多能說禮宜廣招集議得失帝曰諺言作舍道旁三年不成會禮之家名為聚訟帝令黄門持叔孫通漢儀十二篇敕褒曰此制散略多不合經宜依禮條正使可施行褒乃撰次天子至庶人冠昏吉凶制度以為一世大典帝以衆論難一故但納之

以曲禮為曲見師生門

縱禮蔑禮

譙郡嵇康與阮籍阮咸山濤向秀王戎劉伶友善號竹林七賢皆豪尚虛無輕蔑禮法縱酒昏酣遺落世事魏記

阮籍嫂甞歸家籍相見與別人或譏之曰禮豈為我輩設哉

貞觀開元禮

房玄齡魏徵與禮官學士因隋之禮增為貞觀禮玄宗

詔王仲丘等撰定為百五十是為開元之禮

宋朝之禮

開寶間命劉温叟撰開寶通禮全體是開元禮慶歷間命賈昌朝撰慶歷新禮天聖間命王皡撰禮閣新編政和則有五禮新儀其間有難定者皆稱御製以決之

漢儒儀禮以下係儀禮

漢興魯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訖孝宣世后倉最明戴德戴聖慶普皆其弟子三家立於學官禮古經者出於

魯淹中及孔氏學七十篇文相似多三十九篇及明堂陰陽王史氏記所見多天子諸侯卿大夫之制雖不能備猶愈倉等推士禮而致天子之說前藝文

河間王獻禮

漢興有高堂生傳十七篇又有古經出淹中而河間獻王好愛古學收集餘燼得而獻之合五十六篇並威儀之事無敢傳之者惟古經十七篇與高堂生所傳不殊而字多異正義

徐蕭傳授

孝文時徐生以容音頌為禮官大夫瑕丘蕭奮以禮至淮陽太守孟卿東海人事蕭奮以授后倉后倉授戴德戴聖謂之五傳弟子正義

古今文集

雜著

讀儀禮　韓愈

余嘗苦儀禮難讀又且行于今者盖寡沿襲不同復之

無由考于今誠無所用云然文王周公之法制粗在於是孔子曰吾從周謂其文章之盛也古書之存者希矣百氏雜家尚有可取況聖人之制度耶於是掇其大要奇辭奥旨著于篇學者可觀焉惜乎吾不及其時進退揖遜於其間嗚呼盛哉

朱文公所編儀禮條目

儀禮附記上篇

士冠禮附冠義

士昏禮附昏義

少牢饋食禮　有司
祭統附祭義祭

禮記次篇

曲禮內則玉藻少儀投壺深衣六篇為一類

王制月令祭法三篇為一類

文王世子禮運禮器郊特牲明堂位大傳與喪小記誤處多當釐正

樂記七篇為一類

經解哀公問仲尼燕居坊記儒行六篇為一類

學記中庸表記緇衣大學五篇為一類

右問伯恭三禮篇次已上恐有未安幸更詳之

儀禮問答數條

儀禮是經禮記是解儀禮且如儀禮有冠禮禮記便有冠義儀禮有昏禮禮記便有昏義以至燕射之類莫不皆然只是儀禮有士相見禮禮記却無士相見義後來劉原父補成一篇他亦學禮記下言語只是解他儀禮

今儀禮多是士禮天子諸侯喪祭之禮皆不存其中不過有些小朝聘燕享之禮自漢以來凡天子之禮皆是將七禮來增加為之漢河間獻王所得禮五十六篇却有天子諸侯之禮故班固謂愈於推士禮以為天子諸侯之禮者班固作漢書時此禮猶在不知何代何年失了可惜

陳振叔亦盡得見其說儀禮云此乃是儀更須有禮書儀禮只載行禮之威儀所謂威儀三千是也禮書如云

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二之類是說大經處這是禮須有箇文字

問祭禮附祭義如說孝許多如何来得曰便是祭禮難附兼祭義前所說多是天子禮若儀禮所存唯少牢饋食特牲饋食禮是諸侯大夫禮兼又只有饋食若天子祭便合有初間祭腥等事如此謂建設朝事燔燎膻薌若附儀禮此等皆無入頭處意間欲將周禮中天子祭禮逐項作一總腦却以禮記附如疏中有說天子處皆

編出

惟儀禮是古全書若曲禮玉藻諸篇皆戰國士人及漢儒所裒集王制月令內則是成書好要自將說禮物處如內則王制月令諸篇附儀禮成一書如中間却將曲禮玉藻又附在末後不說禮物處如孔子閒居孔子燕居表記緇衣儒行諸篇却自成一書

或謂禮記是漢儒說恐不然漢儒最純者莫如仲舒仲舒之文最純者莫如三策何嘗有禮記中說話來如樂

記所謂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仲舒如何説到這裏想為是古来流傳得此箇文字如此

問儀禮傳記是誰作曰傳是子夏作記是子夏以后人作檀弓恐是子游門人作其間多推尊子游胡仲明云禮運是子游作樂記是子貢作子游亦不至如此之淺

大戴禮冗雜其好處已被小戴採摘来作禮記了然尚有零碎好處

四先生禮

問四先生禮曰二程及橫渠多是古禮温公則大槩本儀禮而參以今之可行者要之温公較穩其中與古不甚相遠是七分好若伊川禮則祭祀可用婚禮則惟温公者好大抵古禮不可全用如古服古器今皆難用

伊川知禮

東坡見伊川主司馬文正之喪譏其父在何以學得喪禮如此熟彼人遂為伊川解說道伊川曾丁母難也不

消如此說人自少讀書如禮記儀禮便都已理會了古人謂居喪讀喪禮亦平時理會了到這時更把来溫審不是到居喪方始来理會朱子語錄

樂

羣書要語夫樂清明象天廣大象地終始象四時周旋象風雨禮記八音克諧無相奪倫尚書宫亂則荒其君驕商亂則陂其臣壞角亂則憂其民怨徵亂則哀其事勤羽亂則危其財匱五者皆亂迭相陵謂之慢如此則國之

滅亡無日矣樂記八音者金石絲竹匏土革木也金為鐘石為磬絲為絃竹為管匏為笙土為塤皮為鼓木為柷敔五經通義五聲者宮商角徵羽也商章也物成熟可章度也角觸也物觸地而出戴芒角也宮中也居中央暢四方倡始施生為四聲綱也徵祉也物盛大而繁祉也羽宇也物聚藏宇覆之也五行則角為木五常為仁五事為貌商為金為義為言徵為火為禮為視羽為水為智為聽宮為土為信為思以君臣民事物言之則宮為君

商為臣角為民徵為事羽為物漢書煩手淫聲慆湮心耳乃忘和平謂之鄭聲

詩句謂道者誰子叩商者可樂韓誰把碧梧枝刻作雲門樂孟常作金應石忽為宮別商

古今事實

黄帝之樂

黄帝張樂於洞庭之野莊子又作雲門大卷注言其德如雲之所出也

帝王之樂

黄帝作咸池顓帝作六莖帝嚳作五英堯作大章舜作招禹作夏湯作濩武王作武周公作勺

夔典樂

舜曰夔命汝典樂教冑子書下管鞉鼓合止柷敔笙鏞以間鳥獸蹌蹌簫韶九成鳳凰来儀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庻尹允諧同上

古樂新樂

魏文侯問於子夏曰吾端冕以聽古樂則唯恐臥聽鄭衛之音則不知倦敢問古樂之如彼何也新樂之如此何也

鈞天廣樂

趙簡子疾五日不知人扁鵲曰昔繆公嘗如此五日不知人七日乃寤居二日半簡子寤語大夫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遊於鈞天廣樂九奏萬舞不類三代之樂其聲動人心史記

季札觀樂

吳公子札來聘請觀于周樂見舞象箾南籥者曰美哉猶有憾見舞大武者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見舞韶濩者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孰能修之見舞韶箾者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幬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其蔑以加於此矣左傳

在齊聞韶

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

後世淫樂

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比於慢矣桑閒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也樂記

漢之樂

漢高祖時叔孫通因秦樂人制宗廟樂又有房中祠樂高祖唐山夫人所作也高祖樂楚聲故房中樂楚聲也孝惠二年使樂府令夏侯寛備其簫管更名曰安世樂高祖廟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孝文廟奏昭德文始四

時五行之舞孝武廟奏盛德文始四時五行之舞

唐之樂

唐興即用隋樂武德九年詔太常少卿祖孝孫等定樂既成奏之太宗謂侍臣曰古者聖人沿情以作樂國之興廢未必由此杜淹曰陳將亡也有玉樹後庭花齊將亡也有伴侶曲聞者悲泣所謂亡國之音哀以思以是觀之亦樂之所起帝曰夫聲之所感各因人之哀樂將亡之政其民苦故聞以悲今玉樹伴侶之曲尚存為公

奏之知必不悲魏徵奏曰孔子稱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樂在人和不在音也

霓裳羽衣

玄宗即位新聲散樂倡優之技有詣諕而賜金帛朱紫者揚敬忠獻霓裳羽衣曲十二遍凡曲終必遽唯霓裳羽衣曲將畢引聲益緩

宋之樂

仁宗命李照改定大樂下王朴樂一律皇祐中又使胡

瑗等考正范鎮與司馬光皆上疏論律尺之法又與光
往復論難凡數萬言自以為獨得於心元豐三年　神
考詔鎮與劉凡定樂公曰定樂當先正律上曰然雖有
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鎮作律尺龠合升斗
豆區鬴斛欲圖上之又乞訪求真黍以定黄鍾而劉凡
即用李照樂加用四清聲而奏樂成詔罷局賜賚有加
鎮謝曰此劉凡樂也臣何與焉司馬君實嘗謂人曰吾
與景仁兄弟也但姓不同耳然至於論鍾律則反復相

非終身不能相一墓誌

古今文集

雜著

論舜武王之樂　朱元晦

按書中說韶樂云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敘九敘惟歌此是韶樂九章看他意思是如何到得武樂所謂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

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與夫摠干而山立武王之事也發揚蹈厲太公之志也其意思與韶自是不同語録

造律起於黄鍾

聲無形而樂有器古之作樂者知夫器之必有弊而聲不可以言傳懼夫器失而聲遂亡也乃多為之法以著之故始求聲者以律造律者以黍自一黍之廣積而分為寸一黍之多積而為龠合一黍之重積而為銖兩此造律之本也故為之長短之法而著之於度為之多少

之法而著之於量為之輕重之法而著之於權衡是三物者亦必有時而弊則又總其法而著之於數使其分寸龠合銖兩皆起於黃鍾然後律度量衡相用為表裏使得律者可以制度量衡因度量衡亦可以制律不幸而皆亡則推其法數而制之用其長短多少輕重以相參考四者既同而聲必至聲至而後樂可作矣夫物用於有形而必弊藏於無形而不竭以有數之法求無形之聲其法具存無作則已苟有作者雖去聖人於千萬

歳之後無不得焉矣唐志

論樂之君臣

黃鍾之律最長應鍾之律最短長者聲濁短者聲清十二律旋相為宫宫為君商為臣樂中最忌臣陵君故有四清聲如今大響有十六箇十二箇是正律四箇是四清聲清聲是減一律之半如應鍾為宫其聲最短而清或䵷賔為之商則是商聲高似宫聲是為臣陵君不可用遂乃用䵷賔減半為清聲以應之雖然減半只是此

律故亦自能相應也此是通典載此一項朱子語錄

律以中聲為定

律管只吹得中聲為定若謂周尺或羊頭山黍雖應律不得中聲終不是大抵聲太高則焦殺低則盎緩又云此不可容易杜撰劉歆為王莽造樂樂成而莽死後荀勗造於晉帝時即有五胡之亂和峴造於周世宗時世宗亦死惟本朝太祖皇帝神聖特異初不曾理會樂律但聽樂聲嫌其太高令降一分其聲遂和唐太宗定樂

及本朝樂皆和平所以世祚久長笑云如此議論又似在樂不在德也朱子語錄

古詩

七德舞　白居易

七德舞七德歌傳自武德至元和元和小臣白居易觀舞聽歌知樂意曲終稽首陳其事太宗十八舉義兵白旄黃鉞定兩京擒充戮竇四海清二十有四功業成二十有九即帝位三十有五致太平功成理定何神速速

在推心置人腹亡卒遺骸散帛收饑人賣子分金贖魏徵夢見天子泣張謹哀聞辰日哭怨女三千放出宫死囚四百来歸獄剪鬚燒藥賜功臣李勣嗚咽思殺身含血吮瘡撫壯士思摩奮呼乞效死則知不獨善戰善乗時以心感人人心歸爾来一百九十載天下至今歌舞之歌七德舞七德聖人有作垂無極豈徒耀神武豈徒誇聖文太宗意在陳王業王業艱難示子孫

江南遇天寳樂叟歌　白居易

白頭病叟泣且言禄山未亂入梨園能彈琵琶和法曲多在華清隨至尊是時天下太平久年年十月坐朝元千官起居環珮合萬國會同車馬奔金鈿照耀石甕寺蘭麝薰煮温湯源貴妃宛轉侍君側體弱不勝珠翠繁冬雪飄飆錦袍煖春風蕩漾霓裳翻歡娛未足燕寇至弓勁馬肥胡語喧豳土人遷避夷狄鳥湖龍去哭軒轅從此漂淪到南土萬人死盡一身存秋風江上浪無限暮雨舟中酒一樽涸魚久失風波勢枯草曾霑雨露恩

我自泰來君莫問驪山渭水如荒村新豐樹老籠明月長生殿暗鎖黄昏紅葉紛紛蓋敧瓦緑苔重重封壞垣惟有官中作宫使每年寒食一開門

古今事文類聚別集卷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古今事文類聚別集卷十六
十七

詳校官中書臣沈　颷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高　中

謄錄監生臣范　鍾

古今事文類聚別集卷十六

宋　祝穆　撰

性行部

德量　堅忍　褊急

羣書要語九二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泰卦諺曰川澤納汙山藪藏疾瑾瑜匿瑕國君含垢天之道也左宣十五臨大事決大議垂紳搢笏不動聲色而措天下於泰山之安坡文堅忍小不忍則亂

大謀語必有忍其乃有濟君陳一慙不忍而終身慙乎左

詩句容民宇量恢曾試觀馳騁人意氣宇宙窄荆公全德

在包荒蘇蕩志隘八荒蘇恃外可摧折藏中難測量歐

堅忍無人明此心忍垢待濯盥

古今事實

絕纓不問見酣飲門

木强少文

周勃為人木强敦厚高帝以為可屬大事不好文學每

召諸生說事東向坐責之趣為我語其椎鈍少文如此

吐茵不問

丙吉為丞相有馭吏嗜酒嘗從吉出醉嘔吐丞相車茵中吉亦不以醉飽之失去士

小便不問

張安世為光禄勲郎有醉小便殿上主事白行法安世曰何以知不反水漿耶如何以小過成罪其隱人過失皆類此

翻羹不問

劉寛夫人欲試寛令恚當朝會裝嚴已訖使婢奉肉羹翻汚其服寛遽收之神色不異乃徐曰羹爛汝手其恢度如此

破敵圍碁見碁門

浮海不懼見風濤門

謀害不懼

桓温入赴山陵止新亭大陳兵衛將移晉室呼謝安及

王坦之欲於坐害之安從容就席坐定謂曰安聞諸侯有道守在四鄰明公何須壁後置人耶温笑曰正自不能不爾遂笑語移日

杖輕不問

桓公在荆州耻以威刑肅物令史受杖止從朱衣上過或曰向見令史受杖上捎雲根下拂地足意譏不著公曰我猶患其重

腹可容人見腹門

不見喜愠

衛玠嘗以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以理遣故終身不見其喜愠之容

賜死圍棋

宋明帝臨崩慮王景文以后族必擅朝權有異圖詔賜之死敕至景文方與客圍棋叩函觀之復置局下神色不變方與客爭刼竟局斂子納奩畢徐曰奉勅見賜以死方以勑示客飲藥而卒其鎮靜如此

盜米不問見米門

取馬鞦金

唐楊行密善撫士卒嘗早出從者斷馬鞦取金行密知而不問人服其度量

兵至不走

唐李石為相中人自邊還走馬入金光門道路妄言兵至京師譁走塵起百官或襪而騎宰相鄭覃將出石曰事未可知宜坐須其定宰相走則亂矣閭里羣無頼望

南關陰持兵俟變金吾陳君賞立望仙門中使趨閤門君賞又不從日入而退是時微石鎮靜君賞有謀幾亂

失印不問見印門

單騎見虜

僕固懷恩誘吐蕃等南下急召郭子儀屯涇陽回紇曰謂令公死矣公若誠存安得而見之子儀將出諸將請無往子儀曰虜騎數十倍之衆今力誠不敵至誠感神況虜乎諸將選鐵騎五百子儀曰適足以為害也即傳

呼曰令公來虜初疑持滿注矢以待子儀以數十騎徐出免冑而勞之回紇皆捨兵下馬齊拜曰果吾父也子儀召其首領各飲之酒與之羅綺歡言如初乃遣首領入朝

遲更銷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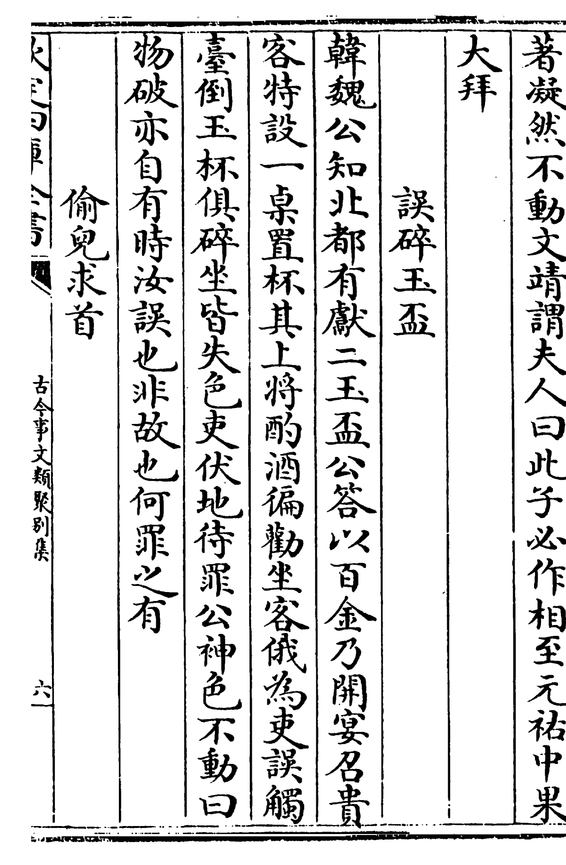
涇州王童之謀作亂期以辛酉旦警嚴而發前夕有告之者段秀實陽召掌漏者怒之以其失節令每更來白輒延之數刻遂四更而曙童之不果發

奴盜銀盃

栁公權嘗著盃盂一笥縢緘如故而器皆亡奴妄言曰瀾公權笑曰銀盃羽化矣

詐跌寳器

吕文靖公生四子公弼公著公奭公孺皆少時文靖與夫人語四兒他日皆繫金帶但未知誰作相吾將驗之他日四子居外夫人使小鬟擎四寳器貯茶而往教令至門故跌而碎之三子皆失聲或走歸告夫人者獨公



著凝然不動文靖謂夫人曰此子必作相至元祐中果大拜

誤碎玉盃

韓魏公知北都有獻二玉盃公荅以百金乃開宴召貴客特設一卓置杯其上將酌酒徧勸坐客俄為吏誤觸臺倒玉杯俱碎坐皆失色吏伏地待罪公神色不動曰物破亦自有時汝誤也非故也何罪之有

偷兒求首

韓魏公鎮相州因祀宣尼齋夜宿省偷兒入室挺刃曰不能即濟求濟於公公曰几上器具可直百千盡以與汝偷兒曰願得公首公即引頸偷兒稽顙曰以公德量過人故來試公几上之物已荷公賜願無泄也公曰諾終不以語人其後為盜者以他事坐罪當死於市中備言其事曰慮吾死後公之遺德不傳於世也遯齋閒覽

刺客取金帶

康定間元昊寇邊韓魏公領四路招討駐延安忽夜有

人攜匕首至卧内遽褰帷帳魏公起坐問誰何曰某來殺諫議又問曰誰遣汝來曰張相公遣某來葢是時張元夏國正用事也魏公復就枕曰汝攜余首去其人曰某不忍願得諫議金帶足矣遂取帶而出明日魏公亦不治此事俄有守陴卒報城櫓上得金帶乃納之時范公純祐亦在延安謂魏公曰不治此事為得體葢行之則沮國威今乃受其帶是墮賊計中矣魏公握其手再三歎服曰非琦所及塵史

執燭燎鬚

韓魏公帥定武時夜作書令一侍兵執燭於旁侍兵他顧燭燃公鬚遽以袖摩之而作書如故少頃回視已易其人公恐主吏鞭之亟呼曰勿易之渠方解持燭矣軍中感服聞記

黑白不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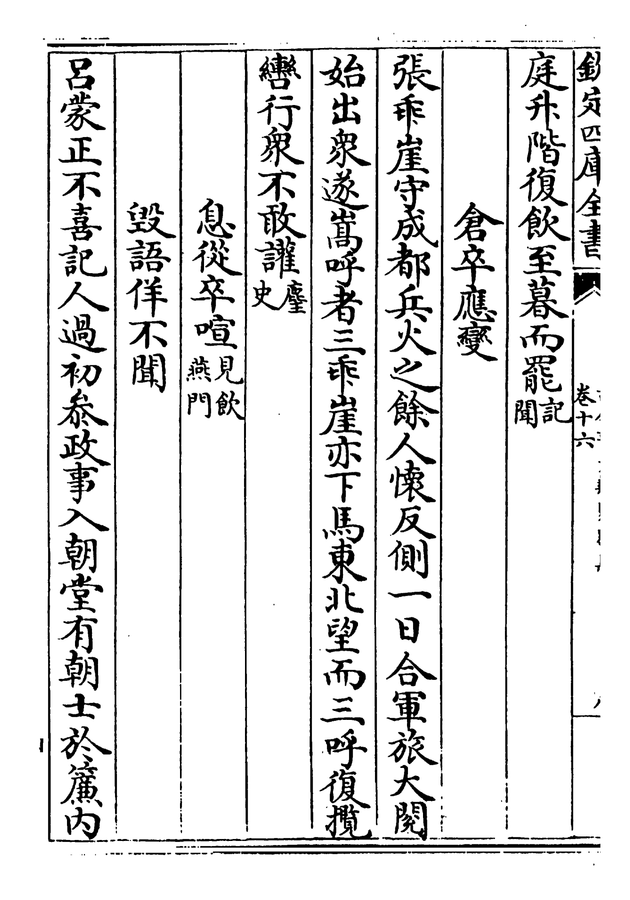
韓魏公惟務容小人善惡黑白不太分故小人忌之亦少如范富尹常欲分君子小人故小人忌怨日至程遺文

軍中飲博

寇準在澶淵每夕與楊億飲博歌謳諧謔歡呼常達旦或就寢其鼻息如雷上使人視之喜曰得渠如此吾復何憂言行録

拜勅復飲

寇萊公之貶雷州也丁謂遣中使賫勅往授之公方與郡官飲上下皆惶恐公神色自若使人謂中使曰朝廷若賜準死願見此勅公乃從録事借緑衫著之拜受於



庭升階復飲至暮而罷記聞

倉卒應變

張乖崖守成都兵火之餘人懷反側一日合軍旅大閱始出衆遂嵩呼者三乖崖亦下馬東北望而三呼復攬轡行衆不敢讙塵史

息從卒喧見飲燕門

毀語佯不聞

呂蒙正不喜記人過初叅政事入朝堂有朝士於簾內

指之曰是小子亦參政耶蒙正佯為不聞而過其同列怒之令詰其官位姓名蒙正遽止之罷朝同列猶不能平悔不窮問蒙正曰若一知其姓名則終身不復忘不如毋知也不問之何損時皆服其量涑水記

呼名不問

富文忠公少時嘗有詬之者文忠公聞如不聞或以告之文忠曰恐指他人曰明呼公名文忠曰天下固有同名姓者竟置不問

辱以激志 以下係堅忍

張儀謁蘇秦秦戒門下不為通又不得去數日已而見之坐於堂下賜僕妾食曰張儀天下之賢士恐其樂小利故名辱之以激其志

窮困忍辱

蘇秦窮困歸兄嫂姊妹妻皆笑之不為下機秦乃閉室讀周書陰符後合六國從約相六國車騎輜重擬於王者

廉藺相避

賈寇相避並見同列和門

佯死厠中

魏齊笞擊范雎折脅摺齒雎佯死卷以簀置厠中使醉者皆溺之

俛出跨下

漢韓信淮陰人淮陰少年侮信曰雖長大好帶刀劍怯耳遂辱之曰能死刺我不能出跨下信熟視俛出跨下

一市皆笑信以為怯

圯下取履

張良亡匿嘗從容遊下邳圯上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直墮其履圯下顧謂良曰孺子下取履良愕然欲毆之為其老乃強忍下取履因跪進父以足受之曰孺子可教矣

弩不為鼷發

魏杜襲為丞相長史太祖以將軍許攸擁部曲有慢言

欲伐之襲曰千鈞之弩不爲鼷鼠發機萬石之鍾不以
莛撞起音區區許攸何足勞神武太祖曰善

爲忍須史見謁見門

笑待攘臂

劉伶嘗醉與俗人相忤其人攘臂奮拳而往伶曰雞肋
不足以當尊拳其人笑而止

唾面自乾

婁師德温恭謹慎未嘗與人有毫髪之隙弟授代州刺

史戒曰吾甚憂汝與人相競弟曰人唾面亦自拭之而去師德曰只此不了凡人唾汝而其人怒也拭之是逆其心何不待其自乾

杖吏無忤

蘇少保頌知揚州日吕温卿出使杖孔目官以下四十餘人公怡然一聽所為孫公談圃

三斗醋

范質嘗謂同列曰人能鼻吸三斗醇醋即可為宰相矣

佩韋自緩見佩門以下係褊急

自投爐炭

邾子在門臺臨廷閽以缾水沃廷邾子望見之怒閽曰夷射姑旋焉命執之弗得滋怒自投于牀廢于爐炭爛遂卒莊公辯急而好潔故至是左定三

舉樏擲面見面門

屐碎雞子

晉王述字懷祖性急常食雞子以筯刺之不得便大怒擲地雞子圓轉不止便下床以屐蹈之又不得瞋掇内口中齧破吐之既躋重位每以柔克為用謝奕性麤嘗忿述極罵之述無所應面壁而已居半日奕去始復坐人以此稱之

輕犯雅俗

鄧艾性剛急輕犯雅俗不能恊同朋類嘖有煩言左傳注嘖至也煩言忿争也

輸棊投局見棊門

蜂螫擣液

皇甫湜性急嘗為蜂螫指購小兒歛蜂擣取其液

嚙臂血流

皇甫湜一日命其子録詩一字誤詬躍呼杖未至嚙其臂血流

怒蠅棄筆見蠅門

熱獒胡猻

楊仲嗣躁率魏光乘目為熱熬上胡孫朝野僉載

古今文集

雜著

量有大小

問人於議論多欲直己無含容之氣是氣不平否曰固是氣不平亦是量狹人量隨識長亦有人識高而量不長者是識實未至也大凡别事人都强得惟識量不可强今人有斗筲之量有釜斛之量有鍾鼎之量有江河之

量江河之量亦大矣然有涯有岸亦有時而滿惟天地之量則無滿故聖人者天地之為量也聖人之量道也常人之有量者天資也天資有量須有限大抵六尺之軀力量只如此雖欲不滿不可得也如鄧艾位三公年七十處得甚好及因下蜀有功便動了謝安聞謝玄破苻堅對客圍棋報至不喜及歸折屐齒强終不得也更如人大醉之後益恭謹者只益恭謹便是動了雖與放肆者不同其為酒所動一也又如貴公子位益高益卑

謙只益卑謙便是動了雖與驕傲者不同其為位所動一也然惟知道者量自然宏大不勉强而成今人有所見卑下者只是識量不足故也程氏遺書

容齋燕集詩序　陸務觀

廣宣仲葺其燕居之室曰容齋既成置酒落之舉觴屬客曰吾聞東郭順子之為人人貌而天清而容物吾雖不能而竊慕焉諸君以為何如或曰方公盛壯時以郡文學高第入為博士公卿盡傾名流彦士執贄求見者

肩摩而袂屬車騎雍容行者趨避議論英發聞者傾聽
傲色不至於目慢言不接於耳方是時容物固無甚難
也及轉徙江湖白首下吏舍者爭席遇於途者相誰何
公之容固難矣至於羅口語絓吏議少年之喜謗前輩
者鬨然成市公猶容之則豈不甚難哉敢問所以能此
者何也宣仲笑曰是亦有道焉可容者吾以其情容之
不可容者吾以其人容之故吾遇客而驩然遇酒而醺
然遇怒罵姍侮如風蕖之過吾前候蟲之鳴吾旁也子

欲聞其說乎方子之飲酒也俳諧者箕踞角觝者裸裎子何以不怒豈不以其為此者非嫚耶此吾所謂以情容之也世有服讒蒐慝習於為惡勇於為不義者誠若可疾矣吾則徐思之曰彼君子耶固不至此彼小人耶此固小人之常而吾以動心則去彼亦無幾何耳此又吾所謂以其人容之也二者可容何所不容而子獨何怍於是坐客愧且歎曰吾儕誠小人哉其在衆人中尤號褊率益屢歎也酒酣客皆賦詩而屬其為記既不得辭

則因以識其愧將覽觀之以自警焉

律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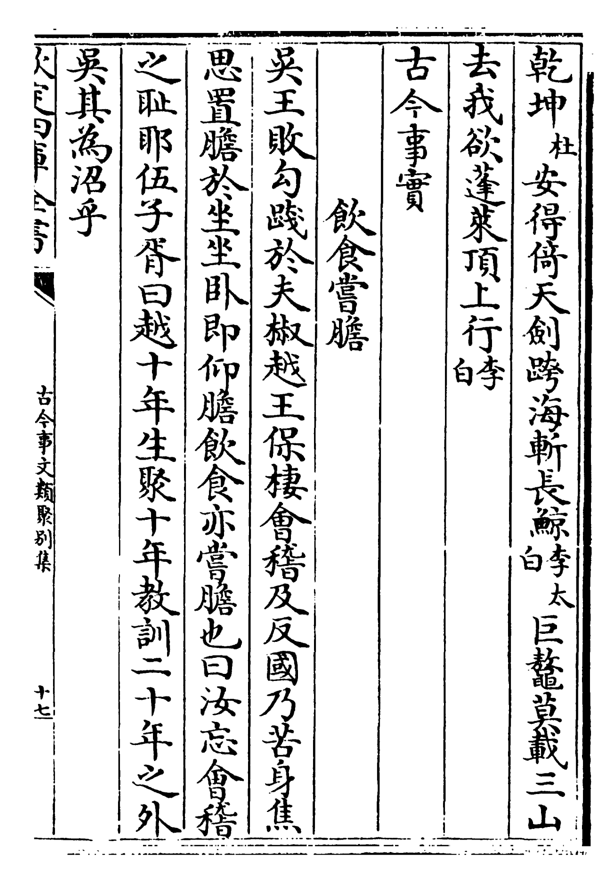
答黄聞善　黄魯直

推床破面棖觸人作無義語怒四鄰尊中歡伯笑爾輩我本和氣如三春

志氣　無操守

羣書要語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無悶大過儒有可親不可刼也有可殺而不可辱也其剛毅有如此者儒行三

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語九貧賤不能移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滕文公下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夫志至焉氣次焉故曰持其志無暴其氣公孫丑上斡坤軸撼乾樞鼓元氣而雷域中騰百川而雨天下唐文粹屹屹中立為天一柱同上據長江如指杯擘太華若破塊同上鼇怒則蹴翻五嶽鯨擊則掉破百川皮日休雖分國如錙銖儒行塊視三山杯觀五湖唐文粹詩句長劍倚天外彎弓掛扶桑宋玉安得覆八溟為君洗



乾坤

乾坤杜安得倚天劍跨海斬長鯨李太白巨鼇莫戴三山去我欲蓬萊頂上行李白

古今事實

飲食嘗膽

吳王敗勾踐於夫椒越王保棲會稽及反國乃苦身焦思置膽於坐坐卧即仰膽飲食亦嘗膽也曰汝忘會稽之恥耶伍子胥曰越十年生聚十年教訓二十年之外吳其為沼乎

宰社見志見社門

乘駟題橋見橋門

棄繻出關

乘車出關並見關門

有志竟成

車駕至臨淄勞軍帝謂弇曰昔韓信破歷下以開基今將軍攻祝阿以發跡此皆齊之西界功足相方將軍前在南陽建此大策常以為落落難合有志者事竟成也

本傳

投筆封侯

班超嘗輟業投筆歎曰大丈夫無他志略猶當效傅介子張騫立功異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筆硯間乎左右皆笑之超曰小子安知壯士志哉

不掃一室

陳蕃字仲舉室有糞不除薛勤曰孺子何不掃灑答曰丈夫當掃天下安能事一室乎勤大奇之

恥從賤役

郭泰字林宗世貧賤母令給事縣庭林宗曰大丈夫安能從斗筲之役遂就屈彥宗學　逢萌給事縣爲亭長時尉過萌候拜謁既而擲板歎曰大丈夫安能爲役遂之長安學焉

封侯廟食

梁竦自負其才鬱鬱不得意嘗登高遠望歎息言曰丈夫居世生當封侯死當廟食如其不然閑居可以養志

詩書足以自娛州縣之職徒勞人耳後辟命交至竟無所就

探虎穴

呂蒙字子明年十五六竊隨姊夫鄧當擊賊當顧見大驚呵叱不能禁止歸告蒙母母恚欲罰之蒙曰貧賤難可居脫誤有功富貴可致不探虎穴安得虎子母哀而舍之

朝暮運甓

陶侃在荆州無事輒朝運百甓於齋外暮運百甓於齋內人問故答曰吾方致力中原過爾優逸恐不堪事其勵志勤力若此

當復神州

周顗奔琅琊王睿諸名士登新亭相視流涕王導曰當勠力王室克復神州何至作楚囚對泣耶

耳後生風見車門

自取富貴

北齊高昻曰男兒當横行天下自取富貴誰能端坐讀書作老博士也

笑人寂寂

齊王融自恃人地三十内望為内輔及為中書郎撫案歎息曰為爾寂寂鄧禹笑人行遇朱雀桁開路人填塞槌車壁云車中乃可無七尺車前豈可乏八騶

提劍取侯

後周宇文貴少從師授學嘗輟書歎曰男兒當提劍汗

馬以取公侯何能為博士也

渠老一儒

馬遂與諸兄學輟策歎曰天下方有事丈夫當以功濟四海渠老一儒哉更學兵書戰策

不作章句儒

李靖嘗謂所親曰丈夫遭遇當以功名取富貴何至作章句儒

磨鐵硯見硯門

軍籍志大

王文安公堯臣登第之日狄武襄公始隷軍籍王公唱名自内出傳呼甚寵觀者如堵狄公與儕類數人立於道傍或歎曰彼為狀元而吾等始為卒窮達之不同如此狄曰不然顧才能如何耳聞者笑之後狄公為樞密使王公為副適同時

損名驛婦見驛門以下係無操守

便液俱下

真宗晚得風疾甞卧宦者周懷政復與之謀欲命太子監國懷政東宫官也出與寇準謀之準遂議立太子廢劉后黜丁謂等使楊億草定詔書億私語其妻弟張演曰數日之後事當一新語稍洩丁謂夜乘婦人車與曹利用謀誅懷政黜準召億至中書億懼便液俱下面無人色謂素重億無意害之徐曰謂當改官煩公為一好詞耳億乃少安龍川志

既隱復仕

歐陽永叔在政府以詩寄潁陰隱士常秩曰笑殺汝陰常處士十年騎馬聽朝雞既而王介甫秉政以右正言直史館召秩秩遂起有無名子改前詩曰昔日汝陰常處士却來馬上聽朝雞倦遊録

古今文集

古詩

李翰林　皮日休

吾愛李太白身是酒星魄口吐天上文跡作人間客磥

砢千丈林澄徹萬尋碧醉中草樂府十幅筆一息召見承明廬天子親賜食醉曾吐御床傲幾觸天澤權臣妬逸才心如斗筲窄失恩出內署海嶽甘自適刺謁戴接羅赴宴著穀屐諸侯百步迎明君九天憶竟遭腐脅疾醉魄歸八極大鵬不可籠大椿不可折蓬壺不可見姑射不可識五嶽為辭鋒四溟作胸臆惜哉千萬年此俊不可得

書懷　　李泌

天覆吾地載吾天地生吾有意無不然絶粒升天衢不然鳴珂遊帝都安能不貴復不去空作昂藏一丈夫

詩話

詠山見志

寇萊公八歲吟華山詩云只有天在上更無山與齊其師謂萊公父曰賢郎怎不作宰相陳輔之詩話

賦詩見志見狀元門

舟詩見志見舟門

賦梅見志見梅門

作賦見志見賦門

剛正圓曲附

羣書要語六三徳一曰剛克強弗友剛克洪範剛亦不吐詩烝民剛毅木訥近仁語六三徳一曰正直洪範好是正直詩請共爾位正直是與小雅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大學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同上

詩句壯志性剛決火中見石裂孟何以驗高明柔中有

剛大韓　堅心如鐵石孟　要欲經百鍊坡　當爲壯士飲背裂鬚髯奮蝟坡　執簡寧尋枉持書每去邪柳

古今事實

慾焉得剛

子曰吾未見剛者或對曰申棖子曰棖也慾焉得剛

養氣至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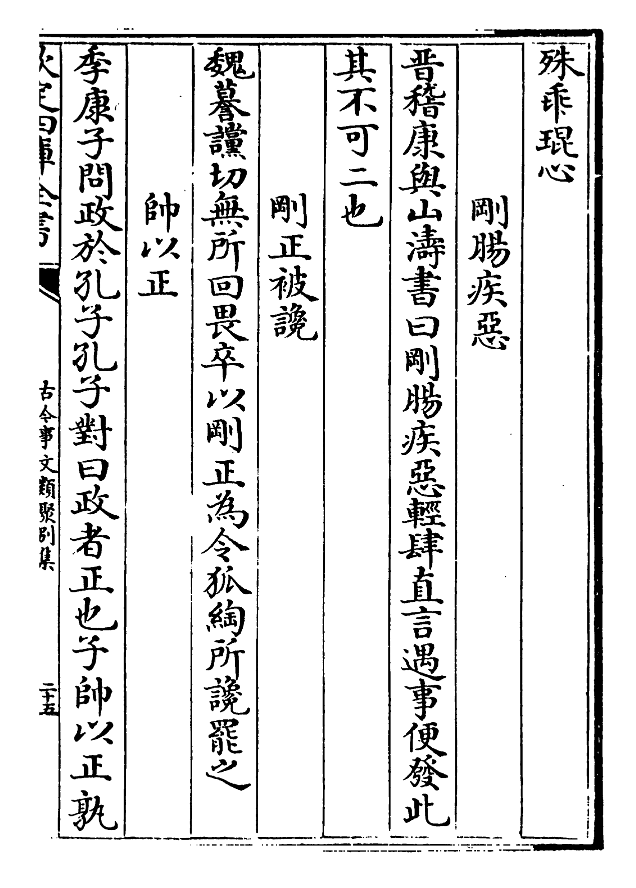
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其爲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於天地之間

大剛則折

漢武帝末暴勝之為直指使者捕盜賊威震州郡雋不疑曰凡為吏大剛則折大柔則廢威行施之以恩然後立功揚名永終天禄勝之納其戒

百鍊剛

晉劉琨為段匹磾所拘自知必死為五言詩贈其故吏盧諶末云何意百鍊剛化為繞指柔琨詩託意非常遠想鴻門白登之事用以激諶諶素無奇畧以常辭酬和



殊乖琨心

剛腸疾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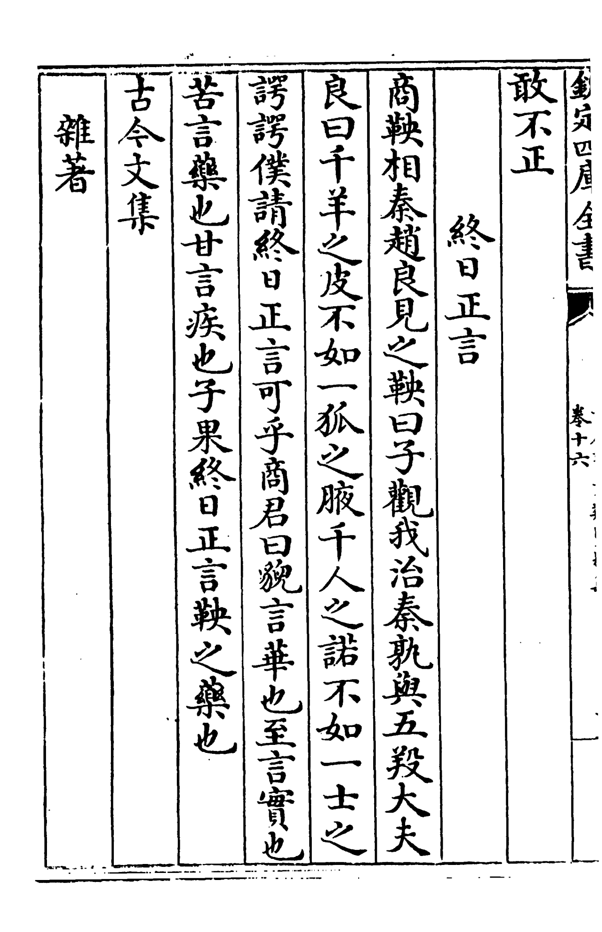
晉嵇康與山濤書曰剛腸疾惡輕肆直言遇事便發此其不可二也

剛正被讒

魏暮讜切無所回畏卒以剛正為令狐綯所讒罷之

帥以正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



敢不正

終日正言

商鞅相秦趙良見之鞅曰子觀我治秦孰與五羖大夫良曰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千人之諾不如一士之諤諤僕請終日正言可乎商君曰貌言華也至言實也苦言藥也甘言疾也子果終日正言鞅之藥也

古今文集

雜著

剛說　　　蘇子瞻

孔子曰剛毅木訥近仁又曰巧言令色鮮矣仁所好夫剛者非好其剛也好其仁也所惡夫佞者非惡其佞也惡其不仁也吾生平多難常以身試之凡免我於厄者皆平日可畏人也擠我於險者皆異時可喜人也吾以是知剛者之必仁佞者之必不仁也建中靖國之初吾歸自海南見故人問存没追論平生所見剛者或不幸死矣若孫君介夫諱立節者真可謂剛也始吾弟子由

為條例司屬官以議不合引去王荆公謂君曰吾條例司當得開敏如子者君笑曰公言過矣當求勝我者若我輩人則亦不肯為條例司矣公不答徑起入戶君亦移出君為鎮江軍書記吾通守錢塘往來常潤間見君京口方新法之初監司皆新進少年馭吏如束濕不復以禮遇士大夫而獨敬憚君曰是抗丞相不肯為條例司者謝麟經制溪洞事宜州守王奇與蠻戰死君為桂州節度判官被旨鞫吏士之有罪者麟因以大小使臣十

二人付君併按欲盡斬之君持不可麟以語侵君君曰獄當論情吏當從法逗遛不進諸將也既伏其辜矣餘人可株連盡戮乎必欲非法斬人則經制司自為之我何預焉麟奏君抗拒君亦奏麟侵獄事刑部定如君言十二人皆不死或以遷官吾以是益知剛者之必仁也不仁而能以一言活十二人於必死乎方孔子時可謂多君子而曰未見剛者以明其難得如此而世乃曰大剛則折士患不剛耳長養成就猶恐不足當憂其大剛

而懼之以折耶折不折天也非剛之罪爲此論者鄙夫患失者也君平生可紀者甚多獨書此二事以遺其子䚡勵明剛者之必仁以信孔子之説

擊蛇笏銘序　　石介

祥符閒天慶觀有蛇妖極怪異郡刺史日兩至於其庭朝焉人以爲龍舉州人内外遠近罔不駿奔於門以觀恭莊肅祇無敢怠者今龍圖待制孔公時佐幕在是邦亦隨郡刺史於其庭公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是

蛇不亦誣乎惑吾民亂吾俗殺之無赦以手版擊其首遂斃於前則蛇無異焉夫天地間有純剛至正之氣或鍾於物或驗於人人有死物有盡此氣不滅烈烈然彌亘億萬世而長在在堯時為指佞草在魯為孔子誅少正卯刃在齊在晉為董史筆在漢武帝為東方朔戟在成帝朝為朱雲劒在東漢為張綱輪在唐為韓愈論佛骨表遂鱷魚文為段太尉擊朱泚笏今為公擊蛇笏噫公之笏豈徒斃一蛇而已軒陛之下有罔上欺民先意

順旨者公以此笏指之廟堂之上有蔽賢蒙惡違法亂紀者公以此笏麾之朝廷之内有諛容佞色附邪背正者公以此笏擊之此笏之功也

詩話

真剛不屈　見榮鄉門

雜著　係圓曲

惡圓　元結

元子家有乳母為圓轉之器以悅嬰兒嬰兒喜之母使

為之聚孩孺助嬰兒之樂友人公植者聞戲兒之器請見之及見之趍焚之責元子曰吾聞古之惡圓之士歌曰寧方為皂不圓為卿寧方為汚辱不圓為顯榮甚者則終身不仰視曰吾惡夫圓或有喻之以天天無窮人不能極遠視四垂因謂之圓天不圓也對曰天縱不圓為人稱之我亦惡焉次山奈何任造圓轉之器恣令悅媚嬰兒小喜之長必好之教兒不圓且陷不義躬自戲圓又失方正嗟嗟次山入門愛嬰兒之樂圓出門當

愛小人之趨圓吾安知次山異曰不言圓行圓動圓靜圓以終身乎吾豈次山之友也元子召季川謂曰吾自嬰兒戲圓公植尚辱我言絕忽乎吾與汝圓以應物圓以趨時非圓不為公植其操矛戟刑我乎

惡曲

元子時與鄰里會曲全當時之歡以順長老之意歸泉上叔盈問曰向夫子曲全其歡道然也苟為爾乎元子曰叔盈視吾曲其心以殉財利曲其行以希名位當過

吾吾苟全一歡於鄰里無惡然可也東邑有全直之士

聞元子對叔盈恐曰吾聞元次山約其門人曰無惡我

之小曲真惛鄙惡辭也吾輩全直廿年未嘗曲氣以轉

聲曲辭以達意曲步以便徃曲視以回目猶恚於古人

古人有惡曲者不曲臂以取物不曲膝以便坐見天下

有曲於君曲於民曲於鬼神者徃刼而死之今元次山

苟曲言貌強全一歡以為不褻其直涸哉若能苟曲於

鄰里強全一歡豈不能苟曲於鄉縣以全言行能苟曲

於鄉縣豈不能茍曲於邦國以彰名譽能茍曲於邦國豈不能茍曲於天下以揚德義若言行名揚德義皆顯豈有鐘彤不入門權位不在已乎嗚呼曲為之小為大之漸曲為之也有何不可姦邪凶惡其圖音囮乎元子聞之頌曰吾以顏貌曲全一歡全直君子之惡我如此猶有過於此者何以自免

古今事文類聚別集卷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古今事文類聚别集卷十七

宋 祝穆 撰

性行部

清廉貪濁附

羣書要語儒有砥礪廉隅儒行可以取可以無取取傷廉離婁廉吏民之表文帝詔寧廉潔正直以自清乎　世人皆濁我獨清　誰知子之廉正並楚詞廉不沽名柳玭家訓

貪濁吏以賄賂為市漁奪百姓侵牟萬民漢詔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廢者不謂不廉曰簠簋不飭賈策囊帛櫃金孫樵文以金珠為脯醢以契券為詩文朱文公集

詩句氷壺玉鑑懸清秋杜炯如一段清氷出萬壑置在迎風寒露之玉壺杜亂山深處長官清坡貪濁犬吠何喧喧使君要覔錢唐漢謡胡椒銖兩多安用八百斛坡

古今事實

頑廉懦立

伯夷聖之清者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萬章

仲子烏能廉

匡章曰陳仲子豈不誠廉士哉居於陵三日不食耳無聞目無見也井上有李螬食實者過半矣匍匐往將食之三咽然後耳有聞目有見孟子曰於齊國之士吾必以仲子為巨擘焉雖然仲子烏能廉充仲子之操則蚓而後可者也

不貪為寶

宋人得玉獻諸子罕子罕弗受曰我以不貪為寶左傳

受魚失禄

有餽魚於鄭相者鄭相不受或謂曰子嗜魚何故不受對曰吾以嗜魚故不受魚受魚失禄無以食魚不受得禄終身食魚

震畏四知

楊震遷東萊太守道過昌邑故所舉荆州茂才王密為

令謁見懷金十斤遺震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無知者震曰天知神知子知我知何謂無知密愧而出故贊曰震畏四知

清白遺子孫

楊震性公廉子孫長蔬食步行或欲令開産業震曰使後世稱為清白吏子孫以此遺之不亦厚乎

父子俱清

胡威父質父子清謹武帝謂威曰卿孰與父清對曰臣

不如也臣父清恐人知臣清恐人不知帝以威言直而婉譲而順

羊續懸魚見魚門

時苗留犢見牛門

孟嘗還珠見珠門

一錢太守

劉寵為山陰太守召為將作匠山陰有六七老送百錢曰自明府下車犬不夜吠民不見吏今聞棄去故自扶

送寵為之選一大錢荅曰数多劉寵更以為愧

金付縣曹

後漢雷義為郡功曹嘗濟人死罪罪者後以金二十斤謝之義不受金主伺義不在黙投金於承塵上後葺理屋宇見之金主已死無所復還乃付縣曹

有三不惑

後漢楊秉為太尉性不飲酒又早喪夫人遂不復娶所在以淳白稱常從容曰我有三不惑酒色財也故賛曰

秉去三惑

不受黄金

後漢蓋勲中平元年黄巾賊起武威太守酒泉黄㑺被徵失期梁鵠欲奏誅㑺勲為言得免㑺以黄金二十斤謝勲勲謂㑺曰吾以子罪在八議故為子言吾豈賣評哉終辭不受

遺金上聞

魏田豫為鮮卑護軍校尉鮮卑素利多以牛馬遺豫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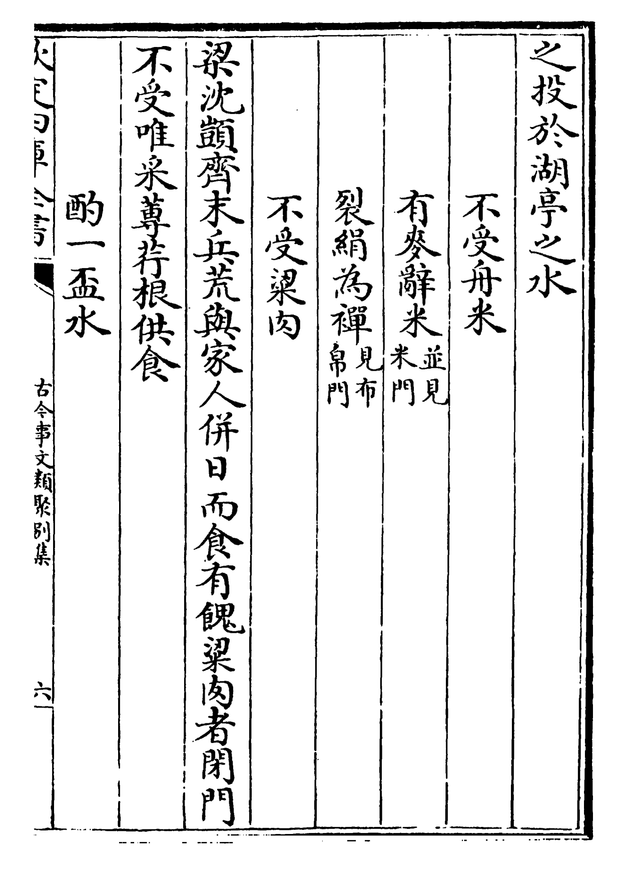
送官胡乃密懷金三十斤跪曰我見公貧故前後遺牛馬公輒送官今密以此上可以為家資豫張袖而受之胡去之後具以狀聞

藏絲付吏

晉山濤為右僕射初袁毅為鬲令貪濁賂遺公卿以求虛譽亦遺濤絲百斤濤不欲異於時受而藏之閣上後毅事露凡所受賂皆見推檢濤取絲付吏積年塵埃封印如故

酌貪泉飲

晋吳隱之傳廣州珍異所出一篋之寳可資數世故前後刺史多黷貨朝廷欲革其弊以隱之為刺史未至州二十里地名石門有水曰貪泉飲者懐無厭之欲隱之既至泉所酌而飲之因賦詩曰古人云此水一歃懐千金試使夷齊飲終當不易心在州清操愈厲常食不過菜及乾魚而已帳下人進魚每剔去骨存肉隱之覺其用意罰而黜焉後至自番禺其妻齎沉香一斤隱之見



之投於湖亭之水

不受舟米

有麥辭米並見米門

裂絹爲襌見布帛門

不受粱肉

梁沈顗齊末兵荒與家人併日而食有餽粱肉者閉門不受唯采蓴荇根供食

酌一盃水

隋趙軌為齊州別駕東鄰有桑葚落其家軌悉拾還其主曰吾非以此求名意者非機杼物不願侵人及詔入朝父老揮涕曰別駕在官水火不與百姓交不敢以盃酒相送公清如水請酌一盃水奉餞軌受飲之後為原州司馬在道夜行馬逸入田中暴人禾軌駐馬待明訪知禾主酬直而去

袖金不受

唐李德裕為廣州都督人或袖金以贈德裕曰吾自性

分不可易非畏人知也

受紙百番見紙門

詐清眞清

唐陸景倩爲扶溝時按察使畢構覆州縣欲必得實有吏言狀曰某強清某詐清唯景倩曰眞清

玉界尺

太傅致仕趙逢仕唐及梁覺於天成中文學德行風神秀異號曰玉界尺

遺金不受

太宗在晋邸聞劉温叟清介遣使賫錢五百千遺之温叟受賜令吏封書而去明年視封識宛然還白太宗太宗曰我錢不用況他人乎容白太祖太祖曰執廉節鎮澆風温叟有之矣

一琴一鶴

趙清獻公抃初任成都攜一琴一鶴以行其再任也屏去琴鶴止二蒼頭執事

不持一硯見硯門

不載一物

余靖為廣西安撫及北歸不載南方一物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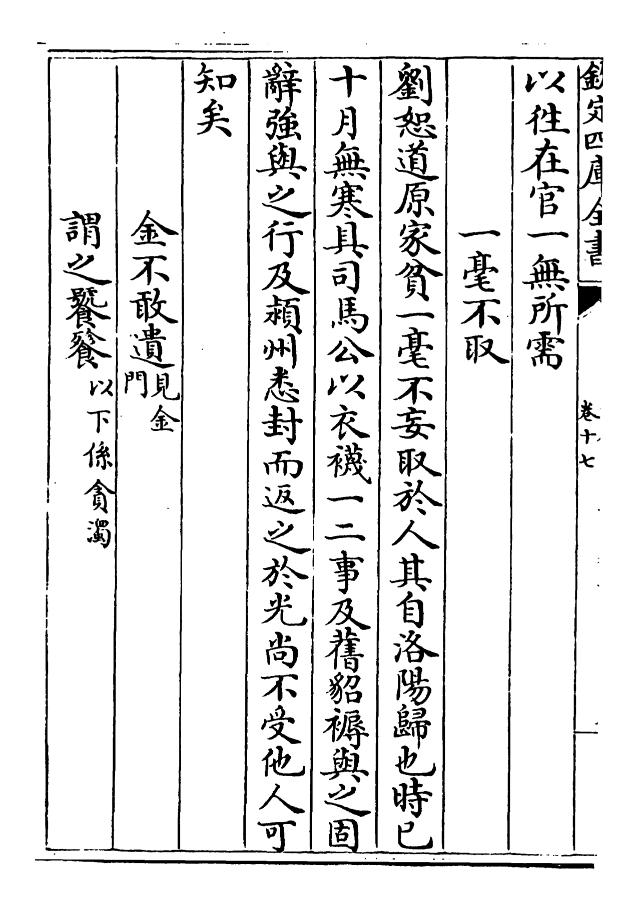
恨市白集

李及知杭州市白集一部乃為終身之恨

不市一物

向文簡公敏中判大理寺時没入祖吉贜錢分賜法吏

公引鍾離意委珠事獨不受知廣州至荆南即市南樂



以往在官一無所需

一毫不取

劉恕道原家貧一毫不妄取於人其自洛陽歸也時已十月無寒具司馬公以衣襪一二事及舊貂褥與之固辭強與之行及頳州悉封而返之於光尚不受他人可知矣

金不敢遺 見金門

謂之饕餮 以下係貪濁

縉雲氏有不才子貪于飲食冐于貨賄天下之人謂之饕餮舜投諸四裔

受賂加賞

漢文帝時張武受賂金錢覺更加賞賜以愧其心

坐贓百萬

陳湯先誅斬郅支單于有大功成帝時受王參妻金五十斤為其子比例上奏求封弘農太守張正坐贓百萬使人報湯為公罪得踰冬月謝千二百萬事覺免為庶

人

放梟囚鳳

後漢陳耽為司徒時詔舉刺史二千石為民蠹者其內官丁賔客雖貪濁皆不敢問而虛糾邉遠小郡有恵化者耽與曹操上言公卿所舉所謂放鴟梟而囚鸞鳳其言忠切

賂細布

晋王戎為侍中南郡太守劉肇賂筒中細布五十端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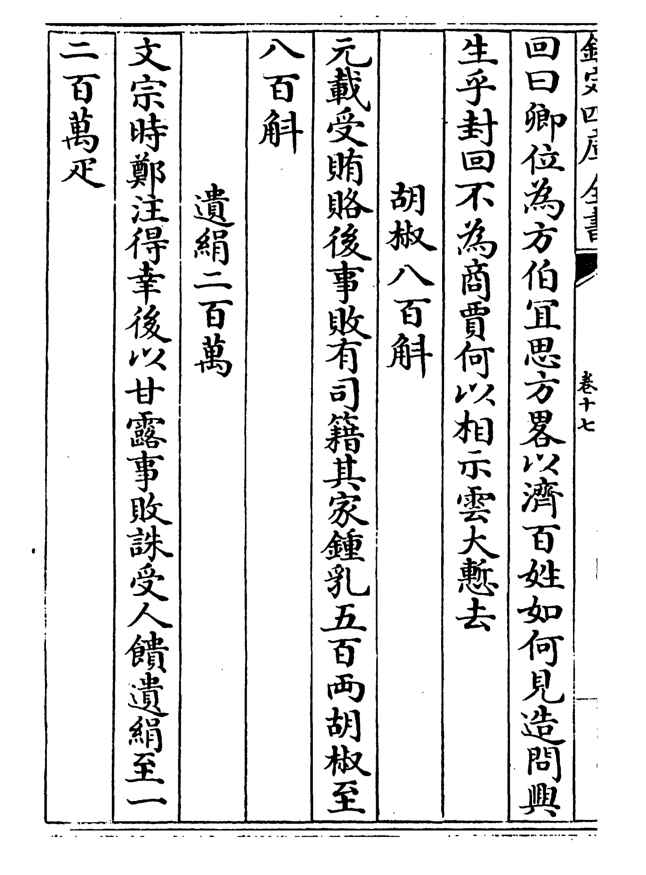
司隸所糾以知而未納得不坐

船載綿絹

宋孔覬為司徒長史二弟東還覬迎之見輜重十餘船皆是綿絹紙席覬命置岸側謂曰汝輩忝預士流何至東還作賈客耶命燒盡乃去

賂紫纈

後魏封回為度支尚書鄭雲諂事劉騰賂紫纈四百匹得安州刺史除書旦出晚詣回問安州興生何事為便



回曰卿位為方伯宜思方畧以濟百姓如何見造問興生乎封回不為商賈何以相示雲大慙去

胡椒八百斛

元載受賄賂後事敗有司籍其家鍾乳五百両胡椒至八百斛

遺絹二百萬

文宗時鄭注得幸後以甘露事敗誅受人饋遺絹至一二百萬疋

受贓棄市

太宗朝著作佐郎盧佩坐監昇州榷酤受贓棄市

受贓流罪

真宗朝著作佐郎張清以贓敗杖脊配沙門島　仁宗朝知漣水軍鄭餘慶等坐枉法自盜贓杖脊配廣南

獻楊梅仁

送牛酥並見饋遺門

古今文集

雜著

伯夷頌

士之特立獨行適於義而已不顧人之是非此豪傑之士信道篤而自知明者也一家非之力行而不惑者鮮矣若至於一國一州非之力行而不惑者葢天下一人而已矣若至於舉世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則千百年乃一人而已耳若伯夷者窮天地亘萬世而不顧者也昭乎日月不足以為明崒乎泰山不足以為高巍乎天

地不足以為容當殷之亡周之興微子賢也抱祭器而去之武王周公聖也率天下之賢士從天下之諸侯而攻之未嘗有非之者也彼伯夷叔齊乃獨以為不可殷顯滅矣天下宗周彼二子乃獨恥食其粟餓死而不顧由是而言夫豈有求而為哉信道篤而自知明也今世之所謂士者一凡人譽之則自以為有餘一凡人沮之則自以為不足彼獨非聖人而自是如此夫聖人乃萬世之師也余故曰若伯夷者特立獨行窮天地亘萬世而不

顧者也雖然微二子亂臣賊子接跡於後世矣

冰壺誡并序　　姚元崇

冰壺者清潔之至也君子對之不忘乎清夫洞徹無瑕澄空見底當官明白者有類是乎故內懷冰清外涵玉潤此君子冰壺之德也玉本無瑕冰亦至潔方圓相映表裏皆徹喻彼貞廉能守其節凡今之人就列稱臣當官以割剝為務在上以財賄為親異夫象之有齒以焚其身魚之貪餌以暴其鱗故君子讓榮不憂辭滿為珍

以備其德以全其真與其濁富寧比清貧吳隱酌泉厲
恭致氷席皮洗幘緼袍空裏雖清畏人知而所知逺矣
嗟爾在位禄厚官尊固當聳廉勤之節塞貪競之門氷
壺是對烱戒猶存以此清白遺其子孫

古詩

元魯山七愛　皮日休

吾愛元紫芝清介如伯夷輦母逺之官宰邑無點疵三
年魯山民豐稔不暫饑三年魯山吏清慎各自持只飲

魯山泉只採魯山薇一室氷蘖苦四遠聲光飛退歸舊隱來斗酒入茅茨雞黍匪家畜琴樽常自怡盡日一菜食窮年一布衣清似匣中鏡直如琴上絲世無用賢人青山生白髭旣卧黔婁衾定立陳實碑吾無魯山道空有魯山辭所恨不相識援毫空涕垂

廉泉　　蘇子瞻

水性故自清不清或撓之君看此廉泉五色爛摩尼廉者謂我廉乃以此名為有廉則有貪有慧則有癡誰為

柳宗元孰是吳隱之漁父足豈潔許由耳何緇紛然立名字此水了不知毁譽有時盡不知無盡時朅來廉泉上捋鬚看鬚眉好在水中人到處相娛嬉

律詩

上知府寇相公　魏野

文武禀全才何人更可陪有官居鼎鼐無地起樓臺聖主詩方和親王狀始迴鎮臨求二陜調燮輟三台鳳閣須重去龍旌暫擁來下車三度雨上事數聲雷未暇瞻

圭壁先蒙訪草萊幾思趨相府恐懼復徘徊

恬淡

羣書要語我無官守我無言責則吾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孟子人不婚宦情欲減半人不衣食君臣道息劉子聊暇日以偷佯楚辭就藪澤處閒曠釣魚隱處無為而已矣此江海之士避世之人閒暇者之人所好也莊子農夫簑笠共談隴畝間葉正則文

詩句高眠著琴枕散帙撿書籤張籍披書坐落花王無功解

組便為寒處士輕蓑短笠伴春鋤歐詩愛花林下飲愛草野中眠姚少監睡鷺可忍風敲竹飲散那堪月在花鄭守愚蹈苔行引興枕石臥論文賈閬仙摘花浸酒春愁盡燒竹煎茶夜臥遲姚少監

古今事實

為相寧灌園

陳仲子字子終楚王遣使持金百鎰聘以為相仲子曰僕有箕箒之妻請入計乃謂妻曰今日為相明日結駟

連騎食方於前妻曰左琴右書樂在其中矣結駟連騎所安不過容膝食方於前所甘不過一肉今以容膝之安一肉之味而懐楚國之憂亂世之多害恐先生不保命也仲子夫妻逃去為人灌園高士傳

山北山南

法正傳注法正字高卿常幅巾見扶風守守曰哀公雖不肖猶臣仲尼栁下恵不去父母之邦欲相屈為功曹如何正曰以明府見待有禮故四時朝覲若欲吏使之

正將在北山之北南山之南守遂不敢

不愛熱官

北齊王晞為并州司馬昭帝欲用為侍中苦辭不受謂人曰非不愛作熱官但思之爛熟耳

但歸葱肆

南史梁呂僧珍為冠軍將軍封平固侯其先以販葱肆為業及僧珍貴其兄子棄業求官僧珍不許曰汝等自有常分豈可妄求但當速歸葱肆耳

逍遥自樂

徐勉曰冬日之陽夏日之陰良辰美景負杖躡履逍遥自樂臨池觀魚披林聽鳥濁酒一盃彈琴一曲求數刻之樂庶幾居常以待終

安貧樂道

邵堯夫居洛四十年安貧樂道自云未嘗攢眉所居寢息處號為安樂窩

不謁貴人

陳復常居都下踰年未嘗一至貴人之門章子厚欲一見終不可得

初若恬退

王荆公至和中召試舘職固辭不就乃除郡牧判官又辭不許乃就職少時懇求外補得知常州由是名重天下士大夫恨不識其面朝廷常欲授以美官惟恐其不肯就也自常州徙提點江西刑獄嘉祐中除舘職三司度支判官固辭不許未幾命修起居注辭以新入舘職

中先進甚多不當超處其後章十餘上有旨令閤門吏齎敇就三司授之安石不受吏隨而拜之安石避之於廁吏置敇於廁而去安石使人追而與之朝廷卒不能奪歲餘復申前命安石又辭七八章乃受尋除知制誥自是不復辭官矣

古今文集

雜著

內制序

歐陽永叔

嗚呼予且老矣方買田淮頴之間凉竹簟之暑風曝茅簷之愛日顧瞻玉堂如在天上因覽遺槀見其所載職官名目以較其人盛衰先後孰存孰亾是以知榮寵為虛名而資談笑之一噱也亦因以誇田夫野老而已

豪俠 刺客

羣書要語曰指氣使是為賢耳漢貨殖傳世有三遊德之賊也一曰遊俠二曰遊說三曰遊行立氣勢作威福私結交以立強於世者謂之遊俠飾辯說詐謀馳逐於天下

以要時勢謂之遊説色取仁合時好連黨類立虚譽以為權勢者謂之遊行皆亂之所由生也荀悦云

詩句雄兒任氣使聲葢少年場借友行報怨殺人都市傍張華失意杯酒間白刃起相讎古詩

古今事實

季心任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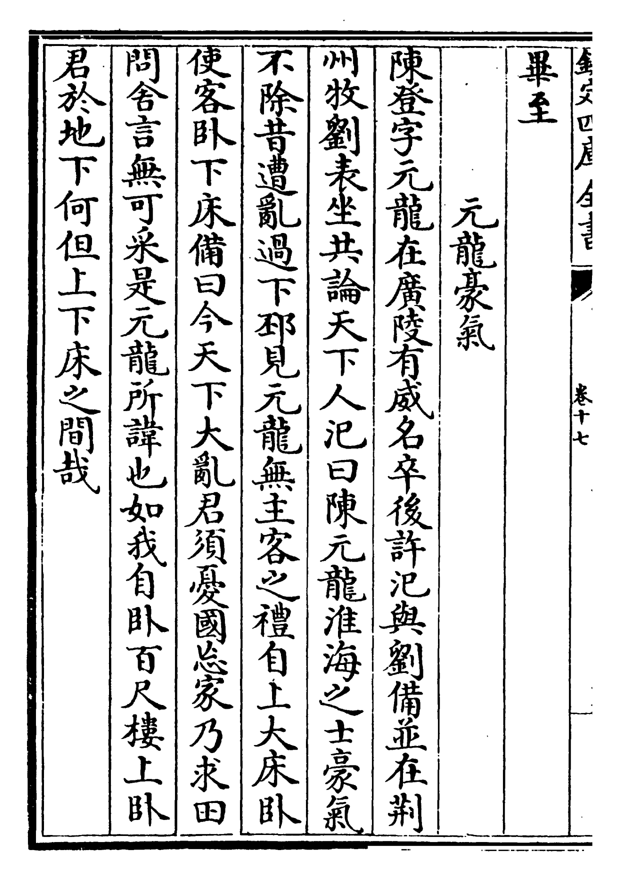
季布字季心豪氣聞關中遇人恭謹為任俠方數千里爭為死

劇孟致客

雒陽劇孟嘗過袁盎盎善待之安陵富人有謂盎曰吾聞劇孟博徒將軍何自通之盎曰劇孟雖博徒然母死客送喪車千餘乘此亦有過人者且緩急人所有夫一旦叩門不以親為解不以存亡為解天下所望者獨季心劇孟耳博徒能之乎

父喪致客

杜季良豪俠好義憂人之憂樂人之樂父喪致客數郡



畢至

元龍豪氣

陳登字元龍在廣陵有威名卒後許汜與劉備並在荆州牧劉表坐共論天下人汜曰陳元龍淮海之士豪氣不除昔遭亂過下邳見元龍無主客之禮自上大床卧使客卧下床備曰今天下大亂君須憂國忘家乃求田問舍言無可采是元龍所諱也如我自卧百尺樓上卧君於地下何但上下床之間哉

張相善啗

張齊賢為布衣時倜儻有大度孤貧落魄常舍道上逆旅有羣盜十餘人飲食於逆旅之間居人皆惶恐竄匿齊賢徑前揖之曰賤子貧困欲就大夫求一醉飽可乎盜喜曰秀才乃肯自屈何不可也顧吾輩粗踈恐為秀才笑耳即延之坐齊賢曰盜者非齷齪兒所能為也皆世之英雄耳僕亦慷慨士諸君又何間焉乃取大盌滿酌飲之一舉而盡如是者三又取豘肩以指分為數

段舉而啗之勢若狼虎羣盜視之愕怡皆咨歎曰真宰相器也不然何能不拘小節如此也他日宰制天下當念吾曹皆不得已而為盜耳願自結納競以金帛遺之齊賢皆受不讓重負而返

豫讓報仇以下係刺客

趙襄子漆智伯之頭以為飲器智伯之臣豫讓欲為之報仇乃詐為刑人挾匕首入襄子宮中塗厠心動索之獲豫讓左右欲殺之襄子曰真義士也吾謹避之耳乃

舍之後竟殺之

聶政為人報讐

初軹人聶政殺人避讐與母姊如齊以屠為事而嚴仲子事韓哀侯與韓相俠累有隙求可以報俠累者之齊齊人或言政勇仲子乃以黄金百鎰為政母壽欲因以報讐政不受曰老母在政身未敢以許人也及母卒仲子乃使政刺俠累政因自披面抉眼韓人暴其屍於市購問莫能識其姊嫈聞往哭曰是聶政也以妾在重自

刑以絶後奈何畏殁身之誅滅賢弟之名遂死於尸旁

荆軻刺秦王

燕太子丹怨秦王欲報之聞衛人荆軻之賢卑辭厚禮請見之謂軻曰今諸侯服秦莫敢合從丹之私計愚以為誠得天下之勇士使於秦執秦王使悉反諸侯侵地若曹沫之與齊桓公則大善矣不可因而刺殺之唯卿留意焉荆軻許之於是奉養荆軻無所不至軻曰今行而無信則秦未可親也誠得樊將軍首與燕督亢之地

圖奉獻秦王王必悅見臣臣乃有以報乃私見於樊於期曰聞購將軍首金千斤邑萬家今願得將軍之首以獻秦王王必喜見臣臣左手把其袖右手揕其胷則將軍之讐報而且鄢陵之愧除矣樊於期曰此臣之日夜切齒腐心者遂自刎以函盛其首太子豫求天下之利匕首使工以藥淬之以試人血濡縷人無不立死者乃裝為遣荆軻入秦荆軻至咸陽王大喜見之荆軻奉圖以見於王圖窮而匕首見因把王袖而揕之袖絶荆軻

逐王王環柱而走王負劍拔以擊荆軻斷其左股遂觧體以狗

郭循殺費禕

蜀大将軍費禕歲首與諸将大會於漢壽魏降人郭循在坐禕歡飲沉醉循殺之費禕性汎愛不疑於人越巂太守張嶷嘗以書戒之曰昔岑彭率師來歙仗節咸見害於刺客今明将軍位尊權重待信新附太過宜鑒前事少以為警禕不從故及禍

盜刺武元衡

憲宗朝吳元濟縱兵侵掠王承宗李師道數上表乞赦元濟上不從自李吉甫薨悉以用兵事委武元衡李師道所養刺客說師道曰客請往刺之元衡死則他相不敢主其謀爭勸罷兵矣師道即資給遣之王承宗遣牙將尹少卿奏事為吳元濟游說少卿至中書辭指不遜元衡叱出之六月癸卯天未明元衡入朝出所居靖安坊東門有賊自暗中突出射之從者皆散走賊執元衡

馬行十餘步而殺之又入通化坊擊裴度傷其首墜溝中度氈帽厚得不死傔人王義自後抱賊大呼賊斷臂而去京城大駭於是大索公卿家有複壁重橑者皆索之成德軍進奏院有恒州卒張晏等數人行止無狀衆多疑之神策軍王士則等告王承宗遣晏等殺元衡吏捕得晏等八人命京兆尹裴武監察御史陳中師鞫之張晏等具服斬晏等五人殺其黨十四人李師道客竟潛匿遁去李師道置留後院於東都潛納兵於院中至數

十百人謀焚宫闕縱兵殺掠已烹牛饗士明日將發其小卒詣留守吕元膺告變元膺亟遣伊闕兵圍之賊衆突出長夏門望山而遁都人頼以安東都西南境接鄧虢皆高山深林民不耕專以射獵為生人皆趫勇謂之山棚元膺設重購以捕賊數日有山棚鬻鹿賊遇而奪之山棚走召其儕類且引官軍共圍之谷中盡獲之按驗得其魁乃中岳寺僧圓淨故常為史思明將勇悍過人為師道謀多買田於伊闕陸渾之間以舍山棚而衣食之有訾嘉珍

門察者潛部分以屬圓淨圓淨以師道錢千萬陽為治佛光寺結黨定謀約令嘉珍等竊發城中圓淨舉火於山中集一縣山棚入城助之圓淨時年八十餘臨刑歎曰誤我事不得使京城流血元膺鞫訾嘉珍門察始知殺武元衡者乃師道也元膺密以聞檻車送二人詣京師上以方討吴元濟絕王承宗故未暇治師道也

雜著

游俠傳序

列國公子魏有信陵趙有平原齊有孟嘗楚有春申皆藉王公之勢競為游俠鷄鳴狗盜無不賔禮而趙相虞卿棄國捐君以周窮交魏齊之戹信陵無忌竊符矯命戮將專師以赴平原之急皆以取重諸侯顯名天下搤𢱧而游談者以四豪為稱首於是背公死黨之議成守職奉上之義廢矣及至漢興禁罔踈濶未之匡改也是故代相陳豨從車千乘而吳濞淮南皆招賔客以千

數外戚大臣魏其武安之屬競逐於京師布衣游俠劇孟郭解之徒馳騖於閭閻權行州域力折公侯衆庶榮其名迹覬而慕之雖其陷於刑辟自與失身成名若季路仇牧死而不悔故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非明王之在上示之以好惡齊之以禮法民曷知禁而反正乎

古詩

公子行

聶夷中

漢代多豪族恩深益驕逸走馬踏殺人街吏不敢詰紅樓宴青春數里望雲蔚金缸焰勝晝不畏落暉疾美人晝如月南威莫能匹芙蓉自天來不向水中出飛瓊奏雲和碧簫吹鳳質唯恨魯陽死無人駐白日

羽林行　王建

長安惡少出名字樓下刼商樓上醉天明下直明光宮散入五陵松柏中百回殺人身合死赦書上有收城功九衢一日消息定鄉吏籍中仍改姓出來仍舊屬羽林

立在殿前射飛禽

逢楊開府　　韋應物

少事武皇帝無賴恃恩私身作里中横家藏亡命兒朝持摴蒱局暮竊東鄰姬司隷不敢捕立在白玉墀驪山風雨夜長楊羽獵時一字都未識飲酒肆頑癡武皇昇仙去憔悴被人欺讀書事已晚把筆學題詩兩府始收跡南宫謬見推非才果不容出守撫惸嫠忽逢楊開府論舊涕俱垂坐客何由識唯有故人知

韋蘇州此詩乃身在三衛目擊其類如此非自謂也正可與王建羽林行並看韋詩格律深妙流出肺肝非學力世言其所至掃地焚香而坐不應為人老少頓異可見韋詩寓言耳

刺少年　　李賀

青驄馬肥金鞍光龍腦入縷羅衣香美人狎坐飛瓊觴貧人喚云天上郎別起高樓連碧篠絲曳紅鱗出深沼有時半醉百花前背把金丸落飛鳥自說生來未為客

一身美妾過三百豈知斸地種田家官税頻催没人識
長金積玉誇豪毅每揖閑人多意氣生來不讀半行書
祇把黄金買身貴少年安得長少年海波尚變為桑田
枯榮遞傳急如箭天公不肯於君偏莫道韶華鎮長在
白頭面皺專相待

少年行　李白

君不見淮南少年遊俠客白日毬獵夜擁擲呼盧百萬
終不惜報讐千里如咫尺少年游俠好經過渾身裝束

皆綺羅蘭蕙相隨喧妓女風光去處滿笙歌驕矜自言
不可有俠士堂中養來久好鞍好馬乞與人十千五千
旋沽酒赤心用盡為知已黄金不惜栽桃李桃李栽來
幾度春一迴花落一回新府縣盡為門下客王侯皆是
平交人男兒百年且樂命何須徇書受貧病男兒百年
且榮身何須徇節甘風塵衣冠半是征戰士窮儒浪作
林泉民遮莫枝根長百丈不如當代多還往遮莫姻親
連帝城不如當身自簪纓看取富貴眼前者何用悠悠

身後名

少年行　　高適

邯鄲城南游俠子自言生長邯鄲裏千場縱博家仍富幾度報讐身不死宅中歌舞日紛紛門外車馬長如雲未知肝膽向誰是令人却憶平原君不見即今交態薄黄金用盡還踈索以兹感歎辭舊遊更於時事無所求且與少年飲美酒徃來射獵西山頭

律詩

少年行　杜甫

馬上誰家白面郎臨堦下馬坐人牀不通姓字麄豪甚指點銀瓶索酒嘗

雜著 條刺客

真義士　胡明仲

君子為名譽而為善則其善必不誠人臣為利祿而效忠則其忠必不盡雖然滔滔皆是也之人也殆庶幾乎美觀而不足於耎考矣使智伯有後而孫子為之奮不

顧身其報讐之心未可知也智伯無後矣氣勢無可倚矣富貴無所可求矣子孫無所可託矣而讓也不忘國士之遇以死許之至再至三而愈篤則無所為而為之者故曰真義士也此非特可以為委質事人之法無所為而為善雖大學之道不過如是也襄子知其如此獨無以勉而旌之乎而終於殺之何以為人臣而不懷二心之勸哉前史列讓於俠士非也

古今事文類聚別集卷十七